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叢鈔卷十

德清俞樾

唐時江浙進士明經人數

唐王定保摭言載會昌五年舉格云浙西浙東江南江西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按唐時舉額之少如此宜有五十少進士之諺矣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姑蘇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爲額視他郡爲最寡熙甯元豐間增爲十六人三舍既行歲貢四人舍法罷乃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紹興丙子又增流寓一名今終場者幾二千人其額又不勝其

窄矣是宋時舉額亦甚隘也

進士題名記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云上雅尚文學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索科名記顥表云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按此進士題名記之始也

張安道論科第

蘇頴濱龍川別志載張安道云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云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按此說與子産論尹何全別然亦有理後世紛紛別求取士之術其實可不必也

杜荀鶴及第試卷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王禹玉作龐頴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時試卷亦是一種是杜荀鶴試卷至宋猶存也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杜荀鶴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

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即杜鵑生日故王希羽贈詩云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因試卷事并記此亦名場佳話也

咸淳七年同年小錄

元劉壎隱居通議載咸淳七年同年小錄第一甲第一名張鎮孫第二名杜文甫第三名陳鉞每人之下載本貫某州縣曾祖某祖某父某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生或具慶下或永感下略如今制惟不載曾祖母祖母某氏內有一行云外氏某娶某兄弟某某所謂外氏某者殆即其母之姓乎是今制所謂男女三代者宋制猶

未備也

殿試筆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殿試試策進呈必取書法整齊無
外謁者隆慶戊辰科閣臣擬進上疑首卷有私於二甲
卷首得羅萬化置第一其卷字多塗抹者按此知明時
殿試卷已重書法矣

人海記又云廷試策偶誤筆以塗注不便例多任之萬
歷己未科狀元莊際昌謬誤膠崇禎辛未狀元陳于泰
陽誤易榜眼吳偉業嬪誤驪

不寫策題

老學庵筆記云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多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寖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歷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今世不寫策題蓋自此始也

試卷中許添注塗改

太平廣記引前定錄載李揆事云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番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

塗注乙

宋孫奕示兒編云今進士皆試卷末云塗注乙共計若干字唐時已有此語韓愈讀鶡冠子有曰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劉蛻文冢銘序云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按此知宋時試卷已須計塗注乙字數矣塗卽今所謂塗改注卽今所謂添注乙者倒轉其字也今制有塗注而無乙

晉干寶搜神記敘南斗增壽事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曰易矣可改之乃取筆挑上語

顏曰救汝至九十年活是將十九亡字用筆挑上作九十即可知晉人作書已如此也

試卷以針穿爲記

宋曾敏行獨醒襍志云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問云鶴鳴却寫作鶴鳴鳴呼却寫作鳴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以刪定官充對讀啓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審驗上令取視果如其言按今　殿廷試凡書有譌者以小黃紙籤黏其上視以針穿爲記更瞭然矣

殿試卷以紅圈斷句

國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文文肅公震孟天啟二年殿試卷今藏吳中袁氏讀卷官於文之佳者以紅圈斷句與今式異

御試進士先宣示十人卷

宋王銍默記云慶歷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獻爲樞密使楊察晏壻也察之弟寘時就試畢未放榜閉將先宣示兩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小賦求察問晏公已之高下晏公明日入對見寘之賦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語察密以報寘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進御賦中

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懌曰此語忌不可魁天下卽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卽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爲狀元令取第三人卽殿中丞韓絳遂取第四人卷子進呈上欣然曰若楊寘可矣復以第一人爲第四人按此知宋殿試進士先宣示上十人卷卽今制　殿試前十本之例之權輿也荆公曾擬狀元而失之亦人所罕知者

懷挾文字

宋歐陽文忠公集有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云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宋時懷挾之風已盛行如

此

唐禮部試不禁懷挾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引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冊兼得通宵益不禁懷挾

狀元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狀元之目始自辟召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爲狀元非也元祐閒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按唐時狀元皆主試者所定如摭言所載杜黃門第一

榜尹樞爲狀元高楷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又貞元中楊於陵得李程賦嚢擕詣主文請擢爲狀元皆其證也至宋乃以廷試第一人爲狀元天子臨軒稱制何狀之有然至今因而不改宋時猶有人知其非今則并無知者矣

以今制準之古制今之解元古之解頭也今之會元古之狀頭也今之狀元其古之敕頭乎摭言云張又新時號三頭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敕頭之名似廷對第一人可以借用也

印賣狀元賦

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載祥符中西蜀二舉人至劍門張惡子廟祈夢夢神授以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爲題至御試御題果出鑄鼎象物賦韵脚盡同思廟中所書一字不能上口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比廟中所見者無一字異按宋時狀元所作賦已印賣於市此即今鄉會試墨卷之權輿也

出狀元

宋樓鑰攻媿集跋劉資政遊縣學留題云龍游有石面銳古記有之曰尖石圖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

子大水去其鋭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

宋郭彖睽車志云平江里俗舊傳讖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又云西山石移狀元南歸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二日吳縣穹隆山大石自麓移立山半八月十八日夜海潮大至過唯亭明年省試平江黄由以國學解中選廷試魁天下國學發薦南歸之驗也按潮過唯亭之説今尚有之西山石移則罕知之矣

賜出身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元非科舉入仕而特蒙大用或賜同進士出身方可執政蓋國朝法也

擠榜狀元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第五甲末名爲擠榜狀元按今有背榜之稱背負與擠椅其義一也

狀元跛瞽

宋俞文豹吹劔錄外集云淯祐十年狀元嚴州方夢魁賜名逢辰右足跛左目瞽第四名川人楊潮南省元泉州陳應雷皆瞽一目

按歐陽公歸田錄云眞宗雖以文辭取士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弟豈宋南渡後此

法不行故狀元得有被瞽者邪

解元解副

唐王定保摭言云江西鍾傳令公孜孜以薦賢爲急考試之辰設會供張甲於治平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

按此唐時有解元又有解副殆謂第二人也

唐時通榜之風太濫

唐時通榜雖曰得人然亦太濫王定保摭言所載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雍員外爲榜至榜除日雍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問有何文字曰無顥不得已躬自

操觚夜艾謂兒以一蠟彈丸進顥即擠也顥得之大喜
一無更易是榜出於他人也又杜黃門主文第三場庭
參之際公謂諸生曰諸學士皆一時英俊奈無人相救
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袁樞年七十餘獨趨進曰
未諭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因
命捲簾授以紙筆樞援豪斯須而就唯空其元而已公
致謝訖以狀元爲請樞曰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
筆親自札之是榜出於舉子而狀元即其人自定也雖
一時傳爲美談而唐中葉以後朝政不綱亦可見矣
又若裴思謙以仇中尉士良一緘入貢院易紫衣趨階

下白侍郎高鍇曰事容有狀禁裴思謙秀才并白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此則士風掃地更非前事之比然亦通榜之弊所必至也

金花帖子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先高祖諱識登第時金花帖子尚存其制用塗金黃紙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仍用白紙作一大帖貯之亦題姓名於上

又容齋續筆載咸平元年孫僅榜小錄猶用唐制以素綾爲軸帖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銜皆押字次書四人

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與此不同

報捷以名次高下定價

近世士子捷南宫後捷音至家每以名次高下定犒賜多寡齊東野語載吳倜於崇甯五年魁禮部捷音至其家先以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册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是宋時已有此風矣

團

唐時進士宴集有主其事者謂之團司王定保摭言云曲江大會比為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爾來漸加侈靡

皆爲上列所據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游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爲進士團咸通以來有何士參者謂之酋帥按此乃團司之名所由始也

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云僞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呼之曰狗然則團之名通雅俗皆有之乃唐時俗稱也

改名登第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梁震比名譌以所業贄于劉象先輩劉曰據郎君少年才思清秀儻隨鄉賦成器非遥若

不改名無由顯達緣靄字雨下從謁雨下謁入因其得
見請改為震震字雨下從辰辰者龍也龍遇水而變化
燒尾之象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第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云有進士李嶽連舉不第夜夢人
謂曰頭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覺不可名獄遂更名言
乃中第此二事皆以改名登第然則求科第者當擇令
名又在古人不以隱疾不以畜牲諸例之外矣

唐時追贈不及第人

唐摭言載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孟郊李賀皇甫松
李群玉陸龜蒙趙光遠李甘劉得仁陸逵傅錫平曾賈

與劉稚珪顧邵孫沈珮顧蒙繼鄴方干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偏在時人之口銜寃抱恨竟爲冥路之人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按此舉人多知之然鮮能言其人者惟方干身後及第詩文家尚有引用者李賀等盛名長在而與方三拜同膺曠典人或未之知也至李甘等名迹久晦者更無論矣故備錄於此

又按孟郊於貞元十二年及第而此云不及第未詳至羅隱之不成進士人人知之乃觀此則生前固曾賜及

第矣

閩音中選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閩人以高爲歌眞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閩人遂中選

按此嘗是戲言未必有實事豈考官不檢韵書邪岳珂桯史載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觀李龍眠賢已圖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迸盆中五皆玈而一猶旋轉一人俯盆疾呼東坡曰李龍眠天下士乃效閩人語邪衆請其故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

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
能眠聞之亦笑而服此亦以鬭音爲戲也

歐陽文忠公場屋中軼事

宋王銍默記云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
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
最後一目眊瘦弱少年獨至簾前請云據賦題出周禮
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
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
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
一場中惟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少年舉人乃歐

陽公是牓爲省元按歐公爲試官事人多知之其自爲舉人應試事人罕知者此可與問天鷄事並爲場屋中問題目之故典矣

又按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鄭注云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職方氏之職亦云掌天下之圖鄭注云如今司空輿地圖是司空輿地圖鄭注兩見而皆無掌字元獻此題未免小誤

默記又云王君辰牓是時歐公爲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試南宮將迫省試忽患疫氣昏憒同試相迫勉扶疾以入既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

忽有人脉下觸之李驚覺乃鄰坐也問所以不下筆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切勉强再三言之李試下筆頗能運思鄰坐者甚喜因盡說賦中所當用事及將已卷子拽過鋪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拆拽回互盡用之不妨李見開懷若此頗覺成篇至於詩亦然榜出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此亦歐公場屋中軼事

宋制房官考校與今制異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所納卷子發下彌封所封卷頭子每卷上打號頭三場共一號方發往謄錄所謄錄卷子

依字號謄寫對讀無差方納入考試官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發過別房覆考如稱衆意方呈主文按彌封謄錄對讀均與今制同惟本房考中須過別房覆考此則與今異也

濃筆抹至尾

唐蘇鶚杜陽雜編云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卽濃筆抹之至尾按歐陽公紅勒帛似用朱筆橫抹此則直抹也評閱文字之用筆抹唐世已然矣

殊玄平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云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

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别行實章輿爲京兆尹以納策試前後爲定不更分等第之限人多惜之

三八課試

宋胡孜漁隱叢話引上庠錄云兩學公廚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别饌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按今人塾課往往逢三八日作詩文猶宋太學之遺制也

選程墨

國朝査愼行人海記云選懸科程墨自萬歷庚辰錢唐人錢穀字豐寰始錢貢生官曲靖府知府

會課

宋呂本中師友雜書云崇甯初予家宿州汪信民爲州教授黎確介然初登科依妻家孫氏居饒德操亦客孫氏三人者嘗與予及亡弟揆中出義會課每旬作雜文一篇四六表啓一篇古律詩二篇旬終會課不如期者罰錢二百拔令文士每作會課宋時已有此風矣

十榜傳家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爲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甯初其伯父書祖洽榜聞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也

兄弟登科相距一甲子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廬陵習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卒且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歷戊午舉鄉試去其兄剛一甲子按近人若錢唐許氏亦有此盛事惟習孔化父亮尚在則其年必近百歲矣

一科兩張銓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萬歷甲辰進士同姓名者張銓一大名人一沁水人俱乙亥正月二十六日生科第子女皆同

一人試二卷皆中選

齊東野語載王希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爲一試卷與其名皆中選黜者不服譁然訴之王曰爾曹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而敢訴邪遂叱出之此等事今場屋中功令歲嚴䊸固無之矣至書院考試則往往不免余歷主江浙閩書院院中知名之士多有以一人作二卷者余率兩取之猶王仲衡意也

高蹈邱園科

國朝王士禛香祖筆記云唐時有志高邁不求聞達科者傳以爲笑宋亦有高蹈邱園科許于本貫投狀乞應與唐正同

明制生員仍就府縣試

明黃煜碧血錄載繆公昌期西谿先生自錄萬歷戊寅年十七入學第四辛巳年二十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又云甲午縣試第十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云云按公於戊寅入學辛巳補廩而甲午年歲猶應縣試是明制生員亦試於府縣也

又按公於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見而賞之置一等是明制童生府縣試亦分等第

饒州神童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

得官俚俗慕之小兒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苦之以至於死者蓋多於中也按如此教小兒可謂揠苗造作矣

米蔣正子山房隨筆云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其一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大中祥符八年福清蔡伯禧以神童召見年未二週誦詩百餘篇授校書郎春宮伴讀自古神童之最幼者僅見此或云名伯希一名伯倫又云孝宗時呂嗣興四歲授從政郎為皇孫榮國公伴

讀

三同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章子厚與晁秘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子厚有詩云寄語三同晁秘監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竭力諫之子厚怒黜爲陜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按三同頗不易得余生平與陸星農觀察增祥皆於道光丙申年入學甲辰年登賢書庚戌年成進士其亦可謂三同乎

同年之父不稱年伯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前明正嘉以前風俗猶爲近古必父之同年方稱年伯而同年之父即不爾吾邑孫雲津舟中正德丁丑科進士乃夏桂洲之同年而雲津之父西川翁七十桂洲壽之以詩稱老先生不稱年伯其詩卷現藏孫之後人贊洲家

杭學多游士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士子大閧肆罵時趙京尹與衆教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人一半取游士越數日牢執奏

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至開慶已未漸復雲集

臨安士人作鬧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辛丑六月臨安士人以不預補試犖詣臺諫宅陳詞臺臣畏其勢以好語諭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鄭丙之門詬駡無禮鄭次日入奏待罪上批令臨安府將作鬧人行遣越一日奏勘到作鬧士人府學生丁如植為首其次許斗權羅肅御批並編管鄰州如植仍杖八十

妻代夫入闈

國朝許嗣茅緒南筆談云乾隆六年揚州王張氏代其夫王某入闈爲夫弟告訐夫被斥張氏亦譴戍此事本擬正法、恩旨減死

茶香室叢鈔卷八

德清俞樾

唐人選唐詩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殷璠爲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爲中興間氣集不收李白詩顧陶爲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元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余謂李杜諸人在今日則光芒萬丈矣在當日亦東家邱耳或遭擯棄初不足怪

五言金城

吳任臣十國春秋云劉洞廬陵人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拔人知劉長卿詩爲五言長城而不知劉洞事

事賈島像有二人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五代孫晟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按唐李洞慕賈浪仙之詩鑄像事之誦賈島佛此人所知也不知又有孫晟事

契丹求魏野詩

釋文瑩玉壺清話云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

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眞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熙甯中高麗遣使人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開封府元厚之內翰鈔錄以賜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之云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算袋中詩句
宋孫升孫公談圃云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聖俞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算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一聯

或一句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此與李長吉錦囊事相同今人知長吉錦囊而不知聖俞算袋也

二李唱和集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曰李文正公昉詩務淺近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余生平最喜香山詩所爲詩亦自謂近之惜不得二李集一讀耳

陳亞澄源集

宋陳亞善爲藥名詩世多知之然其他詩頗有可誦者吳處厚青箱雜記載其數聯有歲旦示知已云收寒歸

地底衰老到人間又與友人郊游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歸化等王秘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僭愛惜者錢不是慳亦自成一家體格也漁隱叢話於陳迹止載其藥名詩數聯而此等佳句皆不載蓋未見及也

詠三

唐朱灣有咏三詩云獻玉屢招疑終朝省復思既哀黃鳥興還復白圭詩請益先求友將行必擇師誰知不鳴者獨下仲舒帷每句切三字故曰詠三後人妄改為詠

王誤矣辨見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

青衫白髮對句

宋樓鑰攻媿集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云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坐客駭然公賓之坐末問江州司馬青衫濕何以爲對應聲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悅按此二語妙偶天成即此足徵其集句之必工惜不知爲何人也

北方詩社

宋無名氏藏海詩話云幼年聞北方有詩社一切人皆預焉元祐間榮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爲學館

質庫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貨角梳陳二叔皆在席下似乎北方詩社王念四郎名菲字子溫有送客一絕云江上歸來無好思滿庭風雨易黃昏王四十郎名松字不凋有一聯云衡菊籬邊又開了故人天末未歸來按市井中人亦好尚風雅如此可見詩教之盛矣

義試詩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往者江南承平時鄉里諸齋削出題示學者賦絕句考般最有極精巧者是時俱名曰義試詩按元初汐社當亦義試之遺意

韓海蘇潮

國朝蕭曇經史管窺引李耆卿文章精義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然則今人稱韓潮蘇海誤矣

溫八吟

唐王定保摭言云溫庭筠每賦一咏一吟而已場中號溫八吟按今人但知溫庭筠有溫八叉之名不知有溫八吟也八叉事出北夢瑣言

禁體詩

宋歐陽文忠公詩話云進士許洞善爲詞章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擱筆按歐

公詠雪禁體詩當本此也

杜甫贈李龜年詩可疑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非杜所作蓋岐王死時崔滌時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

杜詩疵累

國朝葉燮原詩曾摘杜詩疵累數十條如參軍舊紫髯有髯參軍無紫髯參軍不見杏壇丈丈謂函丈邪抑稱孔子邪馮招疾病纏用左思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而曰馮招可乎投閣為劉歆投閣非劉歆事諸如此類雖杜老復生不能自解也又如郭元振而但曰郭振起

溫泉博望苑而但曰名爹漢望苑亦屬不辭

又汪師韓詩學纂聞亦摘數十條如更尋嘉樹傳傳字

換長懷十九泉仇池有泉九寸九眼刪去八十依舊已

銜泥依舊即已也年少今開萬卷餘開餘不貫發日排

南喜傷神散北吁南喜北吁不成語

按兩君所摘尚多茲略舉如右圭不見夏殷衰中自誅

褒妲則古人自有此互見文法不然杜公豈不能改夏

殷為殷周乎

愚謂白頭搔更短亦有語病搔之而短者白髮也頭則

豈可短乎

古人疵句

詩學纂聞又摘江文通之嚴風吹若莖以若木爲若莖可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不貫稚子候檐隙易候門爲候簷隙有語病巡華過盈瑱以盈尺之玉爲盈瑱拙劣又摘謝惠連何獨顧衡闈歐陽堅石子欲居九巒改門爲闈改夷爲巒皆是趁韻如此之類雖屬吹毛然不能爲古人諱也

元李冶敬齋古今黈云顏延年答鄭尚書詩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言樹乎余則謂此句當有誤味其意自是封植此樹無忘角弓之

意非言琴也或絲字當作梓乎

東坡次韻張秉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按屐齒可折屐不可折此亦白頭搔更短之類也

駱賓王詩

宋吳炯五總志云駱賓王未顯時庸作於杭州梵天寺終日執役至夜方休因憑欄而立時月色如晝一老僧苦吟不已因問之僧云我作梵天寺詩止得兩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思之切至竟不能成章賓王曰我當爲汝足之卽曰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僧大奇之按此詩舊傳以爲駱賓王爲宋之問續成者說本唐

孟啟本事詩而宋計敏夫作唐詩紀事詳載之吳氏此說與世所傳迥異未知所本然考賓王集中有贈宋之問詩非不相識者舊傳頗有可疑或吳氏所述轉得其實耳

宋廣平梅花有二賦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唐丞相廣平文貞公宋璟作梅花賦嘗讀之矣近又復見一賦豈後人效之乎俱錄於後俟識者考焉按所錄二賦前賦膾炙人口久矣後賦似不敵前賦末云分姑山之逸游遣回仙於吟牖劉氏謂此二語不知所謂余謂姑山或用藐姑射事回仙未詳

杜牧之阿房賦有所本

宋廖瑩中江行雜錄云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傪行輩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祖長城句法矣牧之明星熒熒開妝鏡也諸句楊敬之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稱之牧之乃佑之孫亦是倣楊作也按華山賦以小形大阿房賦以大形小意似有別或可云異曲同工也

杜牧華淸宮詩失實

宋彭乘墨客揮犀云杜牧華淸宮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據唐記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按自古詞人如此者甚多秦始皇未嘗一日居阿房宮杜牧阿房宮賦亦失實也

詩不忌重字

唐范攄雲溪友議云宣宗朝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曲終人不見江上

數峯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按此知唐人考試詩不忌重字

律詩一聯中有重複字

國朝騈蕖道人藝露庵筆記云香山劍南今體詩多複字然不犯於一聯中其一聯犯複者張公裕云馬行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東坡云裋風琵縮吹絃杜香霧淒迷著鬢鬟遺山云閻道舊傳言外意忘言今得眼中人漁洋云漢延露下仙人掌銀漢光迎帝子家凞北云禁中才子微之句年少神仙子晉笙按此諸聯皆不知而誤犯惟遺山言外忘言二句語意似相承或有

意爲之在律詩中可稱創格矣

又云王右丞詩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起句已用青白二字腹聯更用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徐子能謂大手筆不嫌重複未免矯枉過正按詩中複字原不必盡避如右丞此詩則疎忽太甚矣

失黏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衰殷之類近代聲律尤嚴或乖平仄則謂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時有不拘者織啓新範載李秀才賀滕學士一啓全用側聲結句其辭云伏審榮承紫綍與進聯閫彥某視遇有素趨抃惟後且賢者器業

本不在於文藻而國之銷軸實藉此而通用云云按今人但知詩有失黏不知文亦有失黏也聲律誠不必過拘然如李啟全用側對字結句究不可爲典要沈隱侯言古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余最服膺斯語若平仄失黏則誦讀便不易矣

又撰楓殿紛綸不知何人所撰始猶今世通用之尺牘書也

一日九遷句不誤

文選任彥昇表千秋一日九遷本書漢書謂日當爲月字

之誤學者皆然之宋王楙野客叢書謂千秋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遷九級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閒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爲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爲丞相案漢書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爲丞相則知千秋爲相乃在鴻臚數月之後豈一月九遷爲丞相哉

白鷴失素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鷴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鷴失素是未盡識鷴也按說文瓊爲赤玉

雪賦林挺瓊樹句前人有議之者矣不謂白鵰句亦有
此指摘也

欣然規往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桃花源記欣然規往規畫也
規字與親字筆畫相近今本亦多誤刊既云親往下文
不應又說未果矣按明張天如漢魏六朝百三名家載
陶公此記作規往并注云或作親非乃汲古閣所藏陶
集號北宋本亦誤作親何歟王虛舟先生所書桃花源
記亦是親字此字之訛亟宜訂正者也

如龜居坎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云云白香山池上篇如鼃居坎不知海寬用此事也坎字本卽埳字而鼃字頗近黿字近世相沿誤刻前明如董尚書今如王吏部皆書寫池上篇而鼃字不免沿誤作黿亦疏於考訂矣

悔讀南華句異說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令狐綯問其事於飛卿曰出南華眞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下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有悔讀南華第二篇

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眞經無玉條脫事僕謂眞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編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

余疑此詩必傳述有誤飛卿當有兩詩其爲令狐綯作者當云悔讀華陽第一篇正謂玉條脫事也其題李羽故里者當云孤負南華第二篇莊子第二篇齊物論也此恨難銷由不能齊物論故曰孤負耳

崔護詩改本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

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祗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惟本事詩作祗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爲主耳後人以有兩今字多行前篇余謂改本轉不如元本之自然宜後人之惟行前篇也

庚子山春賦云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人面桃花句本此古人雖率爾漫筆亦有來歷也

竹徑遇幽處

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宋姚寬西溪叢語云

歐陽永叔守靑題廨宇後山齋云竹徑遇幽處不知別有本邪邪抑永叔自改之邪

宋無名氏藏海詩話云蘇州常熟縣破頭山有唐常建詩刻乃是一徑遇幽處盖唐人作拗句上句旣拗下句亦拗所以對禪房花木深遇與花皆拗故也

鄉音難改面毛鬆

宋趙德麟侯鯖錄云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其一云幼少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毛鬆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拔此詩至今膾炙人口惟次句作鄉音無改鬢毛衰衰字出韵或本作面毛鬆也

琵琶花下閉門居

國朝朱長白柳亭詩話云元微之詩萬里橋邊文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謂薛濤也駱谷中有琵琶花與杜鵑相似後人不知改爲枇杷

醉翁亭記誤字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至後文釀泉爲酒自當作釀謂釀此讓泉之水爲酒耳按余家有歐陽文忠公集其二十七世孫衡所刻亦作釀泉也讀醉翁亭記者幾不知有讓泉之名矣

東坡獄中寄子由詩有訛字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載此詩與蘇集異者二句百年未了須還債集作百年未滿先償債額中犀角眞吾子集作眼中犀角眞吾子疑集誤也未了須還債言應還之債尚未了耳若作先字義不可通矣犀角在額不在眼作眼中更無義

攀栖鶻之危巢

宋胡孜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錄云東坡謫居黃州五年赤壁有巨鶻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也按余幼時讀林西仲所評古文於此

二語云皆極言之不必實有其事孰知棲鶻乃實事邪然則讀古人文正不可妄下一語也

橫看成嶺側成峯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南山宣律師感通錄言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一團茅草亂蓬蓬

村塾中兒童所誦千家詩有一團茅草亂蓬蓬一首不知誰作余讀宋人許彥周詩話云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

蓬蓬蓊地燒天蓊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楑慢騰騰地煖烘烘字書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乃知此是北宋人詩惟榾楑今作榾柮以字書考之似當作柮爲是然雙聲疊韻字止取其聲本無定字非觀此詩不知榾柮之可作榾楑矣彥周名顗

王荆公改字

王荆公詩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

爲錄事見容齋續筆余謂諸字皆不及到字之自然工

不必改也

晝錦堂記

宋胡仔漁隱叢話引桐江詩話云永叔作晝錦堂記開石了以碑本寄張安道安道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纇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來治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於相按今人但知此文首二句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兩而字歐公使人追回加之卻不知有此說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語句無纇張公之說似不必拘然可見

古人作文甚留心虛字也

畫舫之舟

宋周煇淸波襍志云蘭亭序絲竹管絃或病其說而歐陽公記直州東園亦以畫舫之舟而曾子固亦以爲疑

岳陽樓記

范文正岳陽樓記先憂後樂之語千古稱之然余謂此自文正素志何忽發之於此意則誠美矣以作樓記而言則似不甚切也及讀宋范公稱過庭錄云滕子京負大才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

之同年友善正患無隙以規之予京忽求岳陽樓記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焉乃知文正有為言之非横逞議論也

周煇清波雜志云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戚只待凭欄大慟數場以此觀之文正此文有為言之也

齊東野語載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則竟以此二語用入王言忠宣上遺表

亦用之云恭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

楊徽之十聯詩

宋太宗選楊徽之詩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詩所謂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是也此事熟在人口十聯詩則罕能舉之者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備載之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嶲州哭江為云

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煙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閒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寒按如巽江爲詩竟寫入御屛宋時猶無忌諱如此

文文山正氣歌有所本

宋人儒林公議（無作者姓名）云孔道輔爲甯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郡將而下日兩往拜焉道輔以笏擊蛇首斃之郡人石介作擊蛇笏銘有云夫天地有純正至剛之氣鍾物與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亘

百世而長在在堯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南董筆在漢武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云云文信國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以下一段全本此意

司馬温公解禪偈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近士大夫多修佛學温公患之爲解禪偈六篇云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

集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君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按孟子七篇中無自然二字孟軻妄自然句未詳其意

七審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范文元公深明理性嘗作七審以代曾子三省之義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

五一切黑白識分別六夢想之間不顛倒七方寸之間得恬愉按此七齋當書坐右以自檢束

著書多廋語

宋費袞梁谿漫志云安元中丞桐敏宣和間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敢斥言大抵多爲廋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蕃攸字居安實者謂蔡京木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按今人於書簡中或不欲指斥顯要者之名輒以廋詞寓之亦行所本矣

唐人上宰相書無忌憚

唐王定保摭言載曹州布衣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

書有云若使君嘗不測之時遭不測之禍身從吏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翳翳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劍以自君寃使酷殺之刑不能陷君矣按以平居無事之日為此不祥之言若在今人雖自敵以下讀之大怒矣古人無忌憚如此

習詩賦杖一百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政和末李彥章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詔送勑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為提舉官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

詩換魚肉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開成中物價至微村落買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一首

兩字對

王楙野客叢書云石林凡看文字采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此法極佳余嘗課孫兒壁雲屬對卽此意

肝臟饅頭

宋胡仔漁隱叢話云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荆公嘗以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肝臟饅頭也荆公不悟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按人知東坡言僧詩要無蔬

筍氣而不知有歐公此語

一詩兩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有月皆同賞無秋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爲也按唐人一詩見兩集者甚多此則尤奇

梅花百韻詩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焦繼槱字熊符善爲謎有梅花百韻詩每首隱一物一時傳之

可閒集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吾邑孫狀元承恩原名曙故

字扶桑爲諸生時好以駢體爲經義是時吳中有文社曰同聲而孫實爲之領袖所選丁亥房書名曰了閣悉六朝麗語風行海内滿大臣劾公彈駁文體扶桑至褫其衿予見了閣首義爲學而時習之全章原起云且自芸吹續古之香杜隕求聲之草桂燧招隱之花通篇語皆如是此篇雖刻他氏實扶桑自作卽一原起而搆思一日夜云按此集顧予山觀察何仁之惜毀于兵火不復存矣然其文豔而不古原起三語亦無深味徒撥浮詞謂搆思至一晝夜吾不信也孫承恩順治戊戌科狀元